





書傳鹽梅卷第十二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蘇傳康叔封文王子封為衛侯

蔡傳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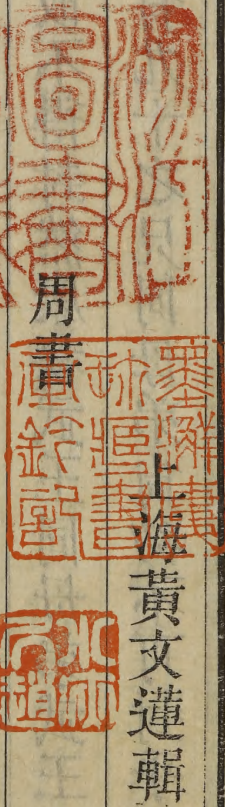
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

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案書序似因康

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為序篇亦

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邪不可考矣然書序之

作雖不可必為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篇首蔡傳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今文  
古文皆有○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于  
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  
故曰弟然旣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  
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  
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  
者自謙之詞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  
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  
叔在武王時尙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  
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尙幼不可封乎且康

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于唐豈有  
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冢周書克殷  
篇言王卽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  
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  
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悞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  
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謹考  
朱子曰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  
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  
己意以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峰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

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于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問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又以封之乎今案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與定公四年左傳祝佗之言合故諸儒從之獨吳氏棫以爲武王書朱子極取其說據經駁序無可疑議蔡傳議論反覆皆本朱子至所引史記衛康叔封布茲徐氏廣云茲者籍席之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蘇傳百工百官也播民和布法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諸侯來朝公行師從故見士于周

蔡傳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卽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謹案

見士于周蔡傳與蘇異孔傳謂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卽事于周訓士爲事上下文義方貫蔡從孔說較蘇爲優考地理今釋東國洛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府

洛陽縣西五里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邾鄒周公  
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  
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成周在  
今洛陽縣東三十里洛誥所謂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  
又名下都周遷殷頑民于此史記正義云東周古洛陽城也  
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  
築卽成周城也

周公咸勤

蘇傳皆勞來之

乃洪大誥治

蘇傳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



蘇傳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卽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謹案**蘇氏謂封康叔時決未營洛是也謂封康叔在克管蔡之後非也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句謂此以上皆洛誥文似矣然吳氏澄以此冠梓材篇並云蘇氏移此一簡于洛誥篇首者非是蓋與彼文意不相聯貫又釋彼處本無缺簡不待補也其說蓋始于吳氏棫所論甚明金氏履祥亦祖此說具

詳梓材篇首愚再三尋繹似吳氏棫說較蘇氏尤優未敢以蔡從蘇說遂據爲不刊之論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蘇傳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爲寡兄此豈成王之言蓋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也故曰朕其弟小子封

蔡傳王武王也孟侯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謹案下文在此東土註蔡氏引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則武庚叛時康叔受封已

久蘇傳亦作周公命康叔者書序誤之也又先儒多因小子  
二字謂康叔受封尚幼當時商民難化篇中反覆丁寧如此  
武王豈肯以重大之任付之少不經事之人乎且武王周公  
及康叔皆太姒子安得尚幼考吳氏棫云今陝右之俗凡尊  
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辭此  
所謂小子亦然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  
民

蘇傳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治顯人言敬鰥寡而治強禦  
也

蔡傳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  
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  
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  
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  
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鰥寡人所  
易忽也于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卽  
堯不虐無告之意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  
當威言文王能敬賢討罪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于  
民謹考陳氏大猷云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祗祗明德  
之事威威慎罰之事是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

民也今案陳氏以庸庸祗祗威威分貼明德慎罰說本孔疏

民也今案陳氏以庸庸祗祗威威分貼明德慎罰說本孔疏  
使民曉然知所好惡亦卽孔傳明此道以示民意然蔡傳德  
著于民四字作過下極緊優于蘇傳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蘇傳怙恃也冒被也

蔡傳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  
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謹案蘇傳訓冒爲被蓋本孔傳冒被  
四表之解卽蔡傳冒之如天意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蘇傳殪殺也戎殷比之戎虜也

蔡傳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  
大受其命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  
以為己之功也謹案孔傳訓戎為兵殊費解蘇傳較有意味  
而蔡傳最穩孔疏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正是言文王殪  
戎殷之實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  
土

蘇傳民與國皆敘乃汝寡兄武王勗勉之力言汝小子封承  
文武之澤乃得列為諸侯也

蔡傳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

息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又案東土云者武王克

怠故爾小子封得以此東土也。○又案東土云者武王克  
商城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意邶鄘爲武庚之封而  
衛卽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  
近之辭然不可考矣。謹案寡兄勗乃武王自謙之辭蘇傳作  
周公語氣非是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邇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蘇傳邇循也紹繼也衣服也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也

蔡傳此下明德也邇述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蘇傳文王與殷先哲王及商耆成人之德皆遠而易法有以居已而知訓矣則更求殷以前古先哲王之道以安民也蔡傳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曰保又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祇適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不遠惟商耆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

**謹案**知訓不必依蔡傳作知所以訓民與保又康保並列爲三但宅心知訓只頂商耆成人不當統言文王與殷先哲王也細玩文勢蘇傳較優

引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蘇傳統求古聖賢以宏天汝天生順成其德則汝身韓韓然



蘇傳既求古聖賢以宏大汝天性順成其德則汝身綽綽然  
有餘裕矣然終不廢用天子之法令此所謂雖有庇民之大  
德而有事君之小心也

蔡傳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宏廓而大之也天  
者理之所從出也欲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  
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恢擴而有餘用矣若  
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  
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于宏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  
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  
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舜與周公

方能不廢君命謹案不廢王命蘇蔡俱似泛說愚謂此段命詞以今民二字發端所謂王命者命之保民也惟德裕斯能保民故曰不廢在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蘇傳恫痛也瘝疾也常若有疾痛在身不忘治也

蔡傳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謹考朱

子日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呂氏祖謙云侯爾非富

貴之乃委痛病于汝身上則天難忱下則民難保非恫瘝乃

身乎今案恫瘝乃身冒下蔡傳專言治民依孔傳似偏呂氏

說優敬哉二字宜連天畏棐忱句講方合正皇天無親克敬

惟觀之意

惟親之意

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  
又民

蘇傳天威可畏也然可恃以安者輔誠也誠則天與之者可  
必矣民歸有道懷有德其情大略可見也然不可恃以安者  
小人也故盡心于誠以求天輔不可好逸豫以遠小人也

蔡傳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  
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  
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謹案小人卽小民蔡傳自  
優往盡乃心蘇傳應天畏棗忱意非是時氏瀾謂此心不分

于逸豫則必專于义民詞意最爲融洽嘗見世之司民牧者  
好貨財好酒色此心徇于所好何暇及民其或稍自檢束而  
一味好逸畏勞縱循分供職亦必有不盡厥心處無康好逸  
豫要言不煩真是千古龜鑑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蘇傳怨無大小不順不勉皆足以致怨

蔡傳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  
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卽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  
者也謹考時氏瀾云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  
不惠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

者正以爲強怨之道也今案惠不必訓順時氏說精

者正以爲弭怨之道也今案惠不必訓順時氏說精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蘇傳服事也弘廣也應者觀民設教也作治也殷民衛之舊  
民也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之國有新  
民也新誅武庚故命康叔曰汝之事在廣天子之意觀民設  
教以保安殷民又當助王宅天命治新民也方三監叛周之  
初天命蓋岌岌矣黜殷而封康叔天命乃定

蔡傳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  
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  
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謹考王氏充耘云言汝職事不在乎

他廣宣止德以和保殷民者汝之職也助王以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者亦汝之職也蓋康叔所治者殷民而殷民叛服關天命去留係四方治亂當時武王雖已滅殷受命然天命猶未固四方猶未丕變也故武王猶以宅天命爲憂觀後來三監倡亂而四國動搖周公破斧缺斨久而後定然後知武王之慮非過也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能心武王之心者武王之戒飭康叔如此其命三監得無告戒之言乎豈以三監旣叛而史遂削之歟是不可考也已王氏樵云惟以德化民而不恃刑罰以爲治此上之德意也當廣此德意以和保殷民于以助我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蓋我承文考誕受之命

則有安定之責我受文考時敘之民則有作新之責皆于殷  
民既化卜之夫以事之在汝者而有助于我以責之在我者  
而有賴于汝此寄託之重而期望之深也今案蘇傳總認封  
康叔在三監叛周之後故語多附會蔡傳較優二王氏說更  
條暢應保應字諸解不一孔傳作上以應天亦似未的林氏  
之奇謂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如人情莫不欲壽則  
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則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  
則扶之而不危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皆所以應而保之陳氏  
櫟謂釋應爲和未穩特取林氏說宜從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蘇傳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也惟終成其惡非註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以爾爲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爲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如此言周公虐刑殺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爲喜怒而出入其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而原情以殺之可乎情之輕重寄于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爲之歟吾

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



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于乙之謂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眚灾而惟終之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爾如是者當據法殺之不可讞也乙之罪雖大然非終之者乃惟眚灾適爾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則真可讞也末世法壞違經背禮然終無許有司論殺小罪之法况使諸侯自以向背爲喜怒而專殺非死罪者歟以今世之法考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于必死之地亦死鬪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愍者讞過失殺雖已殺皆贖夫以未傷未殺而皆云旣殺豈非小罪殺而大罪赦乎豈可以非死罪爲

小罪也所謂既道極辜者是人之罪重情輕盡道以責備則信有大罪矣而以常情恕之則不可殺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爲盜者是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充類至義則書之所謂盡道也予恐後世好殺者以周公爲口實故具論之

蔡傳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卽舜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于不幸偶爾如此旣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卽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謹考王氏充耘云敬明乃

罰所謂慎罰也式敬爾由獄唯敬五刑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今案非終惟終兩終字卽舜典怙終賊刑之終眚災二字與舜典不同蔡傳訓爲乃其過誤出于不幸最好金氏履祥謂過自己生爲眚罪自外至爲災恐上文非眚二字解說不通式爾蔡傳訓用意如此蓋卽蘇氏謀故之謂勝于法固當爾之解旣道極厥辜亦蔡傳爲優今制有自首減等之條似亦此書遺意

王曰嗚呼封有敘

蘇傳如此則刑有敘也

蔡傳有敘者刑法有次序也謹考張氏九成云刑罰足以制

人之形不足以服人之心必不紊刑罰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其心宜民勅懋而且和也今案王曰另起不必依蘇傳用如此作承上文說

時乃大明服

蘇傳春秋傳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蔡傳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心也謹考王氏充耘云卽五刑有服上服下服之服蓋當罪受刑之謂也用刑者必明其所服民方有所戒飭而勉于和今案明服二字王氏不主平講貫下句尤妙時乃惟其虛字俱有照應

惟民其勅懋和

蘇傳勅正也

蔡傳勅戒勅也民共戒勅而勉于和順也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

人

蘇傳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

蔡傳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

者以保赤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謹考陳氏大猷云去民

之惡如去已疾則調治無所不至保其民如保已之赤子則

愛護無所不至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

也王氏樵云民之未肯畢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視民

之不善如疾之在已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爲德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之不可爲而畢舍其咎矣民之已陷于惡者旣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保赤子之心保之赤子若無人保則雖陷穽在前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治民民自慕于善而無不安治矣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蘇傳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

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蘇傳劓割鼻刖割耳也言非獨生殺也劓則亦如此其文略

蓋因前之辭也

蔡傳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之殺之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案取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謹案蘇氏以又曰二字在非汝封下故以非汝封連上句讀謂不可使在人也解說亦妙林氏之奇從之然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便似不成文法蔡氏從王氏安石以又曰二字爲脫誤自的黃氏度云又曰丁寧之辭刑輕人亦輕用之故丁寧之如此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蘇傳德為內政為外臬闡也凡政事汝當陳此法以為限節也

**謹考**陳氏大猷云汝陳刑是掌臬法之有司當師此殷法之有倫序者陳氏櫟云司字屬下句未順**今案**下文汝陳時臬事句則此亦當以汝陳時臬司作句

司師茲殷罰有倫

蘇傳司專也專司此則殷罰有倫矣

蔡傳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

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案篇中言往



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案篇中言往  
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  
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于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任  
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謹考吳氏澄云野之訟獄各有  
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蓋如魯之費郈楚之  
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司之者得其人使之師此殷罰之有  
倫理者殷法乃殷民所習知故師之以治殷民言罰不言刑  
舉其輕者言也陳氏櫟云封以殷墟姑用殷罰乃與新國之  
民相安正是武王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天下已  
定法制通行何以師用殷法爲哉味師殷罰有倫句愈見得

此爲武王命康叔之辭金氏履祥云康叔爲司寇載在定四年左傳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蘇公忿生爲司寇耳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蘇傳要獄辭也服念至旬日爲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日而終無生道乃可殺

蔡傳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謹考陳氏大猷云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今案要囚二字陳氏引周

禮作証解甚確蘇傳以旬時爲旬日未免粗疏蔡傳較優至

禮作証解甚確蘇傳以旬時爲旬日未免粗疏蔡傳較優至  
陳謂大辟囚已結罪猶審覆經年者當是目下秋審之制凡  
監候斬絞罪囚每年朝審一次非經文不蔽之謂也愚謂五  
六日與旬尙近若三月則未免太久細釋至于二字而知要  
囚服念五六日是一層旬時不蔽要囚又是一層也蓋人命  
至重每慮一囚必先求其生道服膺思念至五日六日可以  
無枉矣獄辭非一若久而不斷則案牘易盈于是立爲旬時  
之限其情罪重大無可疑者積至十日則一槩斷結之其情  
罪稍輕猶可緩者積至三月則一槩斷定之謂之不蔽者所  
斷非一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蘇傳汝陳此以限節事罰以蔽殷之常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蘇傳次就也

蔡傳義宜也次次舍之次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于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謹考林氏之奇云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卽上文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也王氏充耘云汝陳時臬事至以次汝封言用法之際必取是法與是事比並而陳之案法如

此而事如彼則合與不合昭然可見矣必法與事相當然後斷之所治者殷民則不得不用殷法然謂之常法必湯所制可以常行而非商紂之虐法也或輕而刑或重而殺必適于義義者宜也宜刑則刑宜殺則殺顧其所犯何如耳不可曲法以遷就汝喜怒之私若使就得汝心則刑殺必不合宜矣無所謂恐其泥古而不通趨時而徇已之說也今案泥古趨時本是添設王說最明晰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蘇傳常自以爲不足也

蔡傳遜順也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

使汝刑殺盡順于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謹考陳氏櫟云雖盡遜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是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卽呂刑所謂雖休勿休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蘇傳將有以深告之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

蔡傳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

罰之事故先發其心良心焉謹考虞氏德隆云承上文未有遜

獨善也爾心之善國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

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謹考虞氏德隆云承上文未有遜

事即其心美之此句不重重在朕心朕德二句朕心即後以

德用罰并不用法而用德之心舉斯心以加彼即是德惟乃

知是責成之辭今案蔡傳所謂先發其良心語意牽強虞說

頗優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

蘇傳越顛也督強也

罔弗慙

蘇傳慙惡也人無不惡之者

蔡傳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

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卽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

罪謹案凡民自得罪兩段陳氏大猷謂上下疑有缺文惟呂

氏祖謙云此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強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于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已也蔡傳略取其意而陳氏櫟言此段實與上文不貫缺之是愚嘗反覆讀之而知其爲錯簡焉下文所謂元惡大憝者非指殺越人于貨之人而指不孝不友之人也意謂世有大惡

人其情大爲可惡彼寇攘姦宄自己不畏死厭人罔不惡之



人其情大爲可惡彼寇攘姦宄自己不畏死衆人罔不惡之  
况此不孝不友甚至傷天心蔑天顯而泯亂天彝者乎此文  
當在元惡大憝之下矧惟不孝不友之上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蘇傳商紂之後三監之世般人之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爲俗  
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  
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于姦宄者

此固爲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爲  
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  
服父事寧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  
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  
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事乎人非木石禽犢稍假以  
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  
不幸而得罪于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  
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追而蹙之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  
疾至于疾殺而已雖大憂擊痛傷之民不率也舜命契爲司

徒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之言緩也五教所以服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蔡傳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彛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戛法也謹考孔傳言人之罪惡莫大于不孝不友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滅亂天道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今案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蘇傳乃言寬以教之林氏之奇取之細案殊失經旨蔡氏依孔傳自好陳氏櫟謂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懲不孝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化不率而後方嚴齊民之刑也至不率大戛蔡傳作過下語亦依孔傳玩下矧惟緊承此句自宜從之兄亦不念鞠子哀王氏充耘說甚確言兄亦不思其弟之可憐耳謂弟爲鞠子者言其幼小尙未離鞠養猶言小子也觀康王自云無遺鞠子羞可見傳謂兄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者非也愚又疑不于我政人

得罪句若依舊說則天惟與我民彛句無力竊意是言家庭

見傳謂兄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者非也愚又疑不子我豈人  
得罪句若依舊說則天惟與我民彝句無力竊意是言家庭  
悖逆至此未嘗得罪官府而人道滅絕獲罪于天較之殺越  
人者又加甚焉豈容以殷罰所不載而置之度外乎故當速  
用文王所作不孝不弟之刑以治之呂氏祖謙謂以殷罰治  
殷俗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蔽殷罪撥殷亂之所在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

蘇傳禮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  
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况庶子乎

**謹考**林氏之奇云庶子者公族之官以外云者指衛而言也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蘇傳正人官長也諸節有符節之史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言

蘇傳汝既不由此道諸臣等又各出私意以布教令要一切

之譽不念人之不庸以病厥君如是長惡我亦惡之矣

蔡傳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

爲職與庶民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

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

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

戮之可也○案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

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

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矣謹考真氏德秀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謂我所惡者不孝不友也諸臣不以此訓民乃別立條教以要譽愚俗使其不知不孝不友之爲惡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引惡謂引而入于不孝不友之地此所以速由茲義以率殺也今案蔡氏自上文不率大憂句至下文速由茲義率殺作一節訓解最明優于蘇傳真氏講乃別播敷造民大譽根上文來頗耐

尋味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

蘇傳汝若速用此道以率民不率則殺之乃是汝爲人君長而不能其家人也

蔡傳君長指康叔而言也謹案蔡傳亦惟君惟長另起至非德用又作一節不屬上文較優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蘇傳至于小臣皆爲威虐放棄王命此速由茲義之致也

蔡傳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

責其六臣之厥厥君也哉謹考金氏履祥云臣者民之表故責



責其臣之瘵厥君也哉謹考金氏履祥云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其本又在責臣之不忠也君者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爲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今案不能厥家人似言凡爲君長者當自盡其孝弟以化民成俗意亦惟君惟長尙是泛論爲君爲長之道以戒飭之不當直指康叔下文汝亦罔不克敬典方說到康叔身上重德又二字上文兩乃其便是慎罰卽敬忌之意由文王作罰由茲義率殺則是義刑義殺以德用乂而已非一味威虐也武王又恐康叔專用刑罰爲治而臣下虐厲其民故以大放王命警之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

及則予一人以懌

蘇傳居敬而行寬裕先法文王之所敬畏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緩之至也欲速者惟恐不及

蔡傳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

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

亦曰敬忌云謹考陳氏櫟云前兩言速由何其急速也此兩

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習終

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

也謹案我惟有及疑有缺文蘇傳作緩意亦好若以爲及于

文王談何容易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蘇傳明哉民之迪于吉且安也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

蘇傳作求者爲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  
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已苟安焉則  
不寧方來矣是之謂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蘇傳適從也矧今民無有道之而不從者若聽其所爲而莫  
之道則是民爲政也

蔡傳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于商先王也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于國矣廸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旣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謹考王氏充耘云爽惟民廸吉康以下依舊是明德非欲以德用罰也不廸則罔政在厥邦言人君政事止是導民于吉康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申以孝弟之義之類是也若不能導民何政事之有傳謂廸言德而政言刑殊不可曉今案此段本無用罰意王氏說自確作求蔡傳引詩以証等匹之義就我身

上言卽第一一段詰詞往載求于殷先哲王意蘇傳引用王氏

上言卽第二段誥詞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意蘇傳引用王氏說則就殷先哲王時之民言細繹經文下用矧今民接蘇說自好但須德用康又截作句言我嘗思殷先哲王以德爲治故爲民所求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蘇傳德有說說者其理之謂也易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作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則其德若假貸然非已有也已且不能有安能移諸人此罰所以不行也

**謹考**孔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于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罰王氏充耘云依舊明德慎罰並言**今案**告

汝德之說于罰之行德與罰似串說重在德一邊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迺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蘇傳同從也戾止也今殷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  
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曰我無罪  
罪豈在大與多乎言之失毫釐爲千里况其顯聞于天平  
蔡傳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迺之者雖屢而未能  
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  
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卽在朕躬况曰今庶羣腥穢之德  
其尙顯聞于天平謹案此節疏解蘇傳爲優爽惟天其罰殛

我以下卽成湯罪在朕躬不敢自赦之意罪無在大跟我其

我以下卽成湯罪在朕躬不敢自赦之意罪無在大跟我其  
不怨來不必說民陳氏櫟謂民之未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  
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罰極我矣我其不敢怨也惟其  
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爲有罪况曰其已上顯聞于天  
而欲追天之罰極我乎爽惟天爽惟民疑當時語此王責已  
以勵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我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丕則敏德  
蘇傳非謀不與衆謀者非彛非故常者也非謀非彛事之危  
疑者也忱言所信者也汝當以所信者決危疑不當以危疑  
決所信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蘇傳汝惟寬裕則民安不汝瑕疵亦不汝遠絕也

蔡傳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謹考陳氏經云用非謀非彛皆致怨之道也蔽如一言以蔽之蔽惟斷以至誠則不惑于非謀非彛矣今案此段訓解蔡傳較優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蘇傳無自絕天享也



蘇傳無自絕天享也

明乃服命

蘇傳明汝車服教令

高乃聽

蘇傳聽于先王爲高

蔡傳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  
母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  
言用安治爾民也謹考董氏琮云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  
往姦宄皆語辭也林氏之奇云高乃聽者聽于古先也夫武  
王之告康叔用祗邇文考推而上之至于敷求殷先哲王及  
遠惟商耆成人自遠惟商耆成人推而上之至于別求聞由

先哲王則其聽豈不高乎用康乂民卽上文所謂用康保民是也惟聽之高則可以康乂民矣今案肆爾雅訓今林氏之奇取之細案全節作語辭爲受享孔傳謂享有國土服命孔傳作服行之命令亦林氏所採宜從

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蔡傳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謹考陳氏櫟云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于勿替所當敬之典卽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者篇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念弗聽則殄享不善而失之

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于

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于  
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享  
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享國  
卒與周家相爲長久吁豈偶然哉今案前言汝亦罔不克敬  
典此云勿替勉其常克敬典耳孔傳以聽朕告三字作句汝  
字連下句讀較蔡傳爲優

酒誥第十二

周書

蔡傳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  
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案吳氏  
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裴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案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旣謂專誥悉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

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

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  
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  
誥其曰尙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恣之意其事  
則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  
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叅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蘇傳妹沫也詩所謂沫之鄉矣在朝歌以北俗化紂德沈湎  
于酒故以酒戒

蔡傳妹邦卽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  
也謹案大命教戒臣民之命不曰大命妹邦而曰明大命于

妹邦者王命康叔往明之也此百命之辭不應加王若曰金  
 氏履祥于梓材篇首謂有周公曰而無封字愚謂周公成勤  
 乃洪大誥治之下應用王若曰蓋周公代王言以勞來眾人  
 也此篇若用王曰封冠首則下云乃穆考文王方順恐係錯  
 誤吳氏澄以梓材篇王曰封至戕敗人宥全移入康地理今  
諳亦恐未的愚意只篇首三字當與此篇互易耳  
 釋妹邦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有妹鄉孔傳云妹紂所都朝  
 歌以北是也

乃穆考文王

蘇傳文王于世次為穆

蔡傳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

考此篇言文王世次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

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  
爲穆亦通謹考孔傳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陸氏德明云周  
自后稷而封爲始祖后稷生不窋爲昭鞠陶爲穆公劉爲昭  
慶節爲穆皇僕爲昭差弗爲穆毀掄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  
昭亞圉爲穆諸盪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故左  
傳宮之奇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孔疏引世本亞圉生  
組紺爲昭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蘇傳少正官之副貳也

蔡傳毖戒謹也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謹考林氏之奇云周自后稷始封于郃公劉遷邠太王遷岐則其國于西土也舊矣而以爲肇國在西土者漢孔氏曰西土岐周之政其意謂文王治岐後遷于豐故肇國爲岐周之政而薛氏之言尤爲明白曰文王自太王王季有西土之國則其誥毖臣民如此也周官曰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此言庶士周官之所謂殷也此言少正周官之所謂貳也

朝夕曰祀茲酒

蘇傳朝夕敕之惟祭祀則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蘇傳酒行于天下非小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知作



蘇傳酒行于天下非小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知作酒者本爲祭祀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蘇傳彝常也有正有所繩治也有事有所興作也有正有事無常酒容其飲于燕閒也

蔡傳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

事有職業者無毋同。謹考林氏之奇云陳少南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如此則常乎酒者無有也此說是也。呂氏祖謙云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酒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爲酒所困卽天降威也。今案酒本以奉祭祀而人以酒故至于失德喪邦是天以此降命者卽以此降威。朱子取南軒說大意如此。小子蔡氏訓少子尙未明晰。黃氏度謂小子幼少之稱必自其幼少教之而後能成其性。此謂士大夫子弟也。玩下我民廸小子此說最確。然則所謂誥教者誥其士大夫教子弟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蘇傳因祭賜胙乃飲猶曰以德自將無醉也

蔡傳無常于酒其飲惟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  
于醉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夫無常酒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

所當飲而飲之故于庶國惟因祀賜胙而飲之則其所飲者  
不常矣雖其所當飲而惟以德將之則豈至于醉而亂哉孫  
氏繼有云雖當飲酒之時亦不可無飲酒之節德將乃獻酬  
升降雍容有禮之謂今案蔡傳以飲惟祀承無彘酒來拋却  
越庶國三字林氏解亦未圓惟黃氏度云士大夫子弟世業  
將有正有事而常酒耽樂何以在此選乎文王誥教國之子

弟推之于其所統治庶國惟祀得飲而猶將之以德無量不  
及亂解最分明

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  
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  
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蘇傳純大也純其藝黍稷者大修農事也洗腆逸樂之狀也  
羞進也羞耆惟君者猶曰寡君之老也介副也惟君我君廸

于小子之教懷土安居嗇于用物其心無惡以聽祖考之訓  
大小上下德我小子如一如妹土之民皆竭其股肱之力以  
繼其上之事或大修農事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洗腆  
自慶則汝民可以飲食醉飽也汝小子封能自觀省作稽中  
德常有則于內以察物至又有耆老賢臣可以代汝進饋于  
廟者則汝亦可以此人自副而休逸飲食醉飽如此則汝小  
子乃爲王正事之臣亦爲天所順予元德之君永世不忘矣  
飲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絕之雖聖人有所不能故獨戒其  
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則其法不廢聖人之禁人也蓋  
如此

我民廸小子至小子惟一蔡傳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  
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  
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  
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謹考金氏履祥云國之子弟  
文王得以誥教之至于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廸之今  
案首句是云我民亦當訓導其子孫蔡傳亦常二字未妥又  
惟土物愛蔡傳以爲勤稼穡服田畝則下文純其藝黍稷爲  
重複蘇傳懷土安居嗇于用物亦覺無味孔傳惟土地所生  
之物皆愛惜之陳氏櫟取薛氏說云糜穀爲酒非愛土物也  
頗好妹土至洗腆致用酒蔡傳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

聲敬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

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  
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事  
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皆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  
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  
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天之命民  
以爲酒者蓋使其奉祭祀以致其孝而今致用酒以養父母  
是亦孝也王氏希旦云肇訓敏不如從孔只訓始肇修肇造  
皆然陳氏櫟云愚意以純爲大亦不如從孔訓爲以先藝黍  
稷後遠服賈無非續其股肱之力而其用心惟在于事考長  
養父母未嘗分心于他適也今案二說俱遵孔傳較優庶士

有正至永不忘在王家蔡傳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  
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  
詳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  
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  
過不及之差則德全于身而可以交于神明矣如是則庶幾  
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  
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案上文父母慶  
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  
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  
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

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也哉謹考胡氏士



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

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謹考胡氏士  
行云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  
酒三者皆適情之中有養性之術今案蘇傳飲酒人情之所  
不免總論一段甚好但疏解本文多有未明處遺漏庶士有  
正五句又于不惟曰以下忽作訓誠康叔雖依孔傳均似未  
妥故備錄蔡傳又案惟君二字蔡傳云未詳蘇傳云猶曰寡  
君之老陸氏鍵以為養老者君之典而此對揚之故曰惟君  
頗有意致正事蔡傳作治事愚謂與上文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之正事同義

王曰封我西土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蘇傳徂往也我西土邦君輔武王同往伐紂者下至其御事  
小子皆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蔡傳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  
酒之教其大如此謹案蔡傳訓斐徂本孔傳不及蘇傳但蘇  
傳以此書爲周公之言故言輔武王當云輔我同往伐紂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  
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厥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  
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蘇傳崇聚也宗工大臣也我聞惟曰殷之先王畏天道顯民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蘇傳崇聚也宗工大臣也我聞惟曰殷之先王畏天道顯民  
德常德秉哲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帝乙七王皆  
成德之王皆畏敬其輔相至于御事之臣所以輔王者皆恭  
敬不敢暇逸况敢聚飲至于外服諸侯內服百僚皆服事其  
大臣至于百姓大族居于里者皆不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以助王之顯民德及以助庶尹之祗厥辟也

蔡傳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廸畏  
者畏之而見于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  
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  
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

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  
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尙敢飲乎自御事而  
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  
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  
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  
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謹案廸畏天顯  
小民孔傳作三字句蔡傳以天顯小民對言非是此節並無  
小民難保意蘇傳以爲畏天道顯民德亦未確愚謂廸畏天

者身所蹈行常畏天之降威也顯小民者舉畏天之心著爲

小民難保意蘇傳以爲畏天道顯民德亦未確愚謂弛畏天

者身所蹈行常畏天之降威也顯小民者舉畏天之心著爲  
命令以顯明于小民正與下文厥命罔顯于民相對惟亞惟  
服宗工俱宜從蔡傳但蔡傳謂殷先哲王湯也非是自成湯  
至太乙皆殷先哲王也亞服及百姓里居俱未注明陳氏大  
猷云越及也內服畿內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亞次  
大夫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黃氏度云  
外服諸侯統于長內服百官統于宗工越百姓里居孔傳百  
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里者王氏綱振云不敢自暇自逸  
須看兩自字蓋人生亦有時暇有時逸惟聽諸遇耳若自以  
爲暇則無所不暇自以爲逸則無所不逸此皆從敢之一念

生敢卽自也王氏肯堂云上文言周受殷命而衛又殷墟也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爲戒我聞惟白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蘇傳今後嗣王紂也祇適也盡痛也紂酣樂其身命令不下行于民本以求慢易之樂也然其德適足以爲怨仇之保未

嘗樂易也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

行于民本以求慢易之樂也然其德適足以爲怨仇之保未

嘗樂易也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酒不少休息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彊狠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曩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使人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遁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能無罹乎言與紂俱死也天不聞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于殷無所愛愍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其辜也

蔡傳以商受荒腴于酒者告康叔也受沈酣其身昏迷于政命令不著于民其所祇保者惟在于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

喪其威儀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  
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  
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  
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  
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  
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  
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謹案  
此節亦蔡傳較優不易蔡傳謂不肯悛改蓋從孔傳易字作  
變易之易蘇氏讀以豉反雖本馬氏不可從也厥命罔顯于  
民蔡傳與蘇傳相同孔疏謂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于民較

優辜在商邑孔傳謂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蘇氏小變其



民蔡傳與蘇傳相同孔疏謂施其政今無顯明之德于民較

優辜在商邑孔傳謂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蘇氏小變其  
文亦同此意愚謂辜非罪人之謂下文惟民自速辜上文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字同義故下句即接殷國滅也  
庶羣自酒蔡傳但以羣酬二字括過尚欠分曉愚謂自對祀  
言陳氏櫟解此段有云設酒初意本以祭祀今不用于祭祀  
而惟用于羣飲可採之以訓自酒二字民蔡傳猶曰先民王  
氏天與云馬氏曰古民人字通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蘇傳撫安也

蔡傳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于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于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旣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謹考董氏鬲云新安陳氏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制酒之意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蘇傳劼固也堅固汝心敬畏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

蔡傳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既備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之毖庶邦

庶士同義謹案訓劼爲固孔氏說也蔡傳訓爲用力訓毖爲

衛使之不識于酒也此蔡傳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之比庶邦

庶士同義謹案訓勅為固孔氏說也蔡傳訓為用力訓茲為

戒謹較優

矧太史友內史友

蘇傳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越獻臣百宗工

蘇傳及汝之賢臣與凡大臣百執也

蔡傳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

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

謹于酒乎謹考林氏之奇云康叔為諸侯之長故其所勅

者及于侯甸男衛也獻臣百宗工謂賢臣之為百宗工者上

既言殷獻臣則此獻臣未嘗仕于商乃周賢臣之致仕里居者薛氏季宣云太史掌邦典內史掌邦法者在王室則貳冢宰在諸侯則居賓友之地陳氏傳良云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此內史商故臣所當視爲友者也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蘇傳休德也采事也服休以德爲事者也服采以事爲事者也

蔡傳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于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謹案服休二字蘇傳爲優

日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謹案服休二字蘇傳爲優

矧惟若疇圻父

蘇傳疇誰也司馬主封圻曰圻父所以訶問寇敵者賈誼曰

陳利兵而誰何

薄違農父

蘇傳薄近也違去也司徒訓農敷五教曰農父去民最近也

若保宏父

蘇傳保安也宏大也司空斥大都邑曰宏父以保安民居者

定辟

蘇傳諸侯以定位爲難故春秋傳曰厚問定君子石子又秦

伯謂惠公入而未定列故周公戒康叔敬畏衆賢士以定位

也

蔡傳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儔匹而位三卿者若  
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夫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  
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  
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廟地居  
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酒以政爲急也  
**謹考**朱子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也用還他且如矧惟  
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曼出諸  
儒之上**今案**蘇傳悉依古注從父字絕句若疇薄違若保定  
辟俱曲爲之說蔡傳遵朱子依王氏從違保辟絕句疏解頗

辟俱曲爲之說蔡傳遵朱子依王氏從違保辟絕句疏解頗

順

矧汝剛制于酒

蘇傳酒非剛者不能制

蔡傳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爲一國

之視傲者可不謹于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恣

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

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况恣于酒

德也哉謹考陳氏櫟云剛制亦劼恣之意而用力加重焉此

章有四矧字一節重于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劼恣以

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已所檢制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

康叔則當防已之欲嚴于身以率其下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蘇傳予其殺者未殊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

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

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

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

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舊說以

爲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

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

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良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于

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于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蔡傳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卽叛亂可知方氏孝孺云吾讀酒誥之書疑武王欲殺羣飲爲過旣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于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民酗鬻而至于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過察吾意者感吾仁聖人之用心不苟

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  
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蘇傳此謂凡涵于酒而不爲大姦者也不擇殷周而周公特  
言殷者蓋爲妹邦化紂之德諸臣百工皆沈涵而况民乎故  
凡涵于酒者皆可教不可殺不分殷周也有斯明享者哀敬  
之意達于民如達于神也如此豈復有不用命者乎若我初  
不知恤此不潔治其事則是陷民于死同于我殺之也

蔡傳殷受導廸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涵于酒未能遽革而非  
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

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  
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一人不恤于汝弗潔汝  
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謹考夏氏僎云有此酒以  
明潔爲享祀用非爲羣飲設也如文王慈庶邦謂祀茲酒也  
如此教之乃不用我教辭則可與羣飲同殺矣今案蘇蔡二  
傳訓有斯明享均似未妥孔傳汝有明訓以享其國就康叔  
言亦似未穩夏氏最優此卽教辭也然訓下三句太畧愚謂  
當有層折考玉篇恤憂也救也此恤字當從救字解上言勿  
庸殺之姑惟教之教之所以救之也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與  
下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同一文法應仿蘇傳之意以戒勅康

叔爲主言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復救之矣劾愆者汝之事汝弗潔汝之政事使腥聞如舊是陷民于罪同于汝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酒于酒賄于酒賄于酒賄于酒蘇傳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旣常聽用我所長慎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沈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以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

責以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責之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蔡傳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卽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酒不可禁矣謹考孔疏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沈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今案末八字孔傳作一句讀故孔疏如是真氏德秀謂勿辯以下說者不同句斷亦異孔氏說爲不費辭但不知辯之訓使何所出蘇傳不從使字之解分作二句極爲明晰第專建一司說亦未的蔡氏意倣孔疏句依蘇傳頗優

宋四蔡只意

齊林不...

不同...

...

...

...

...

...



...

...

...

...

...

...

...

...

書傳鹽梅卷第十三 上海黃文蓮輯

梓材第十三

周書

篇首蔡傳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卽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

此篇得于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啟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謹考朱子曰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又說梓材是洛誥

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



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又說梓材是洛誥

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  
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又吳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  
戒臣下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  
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于言語句讀中有不曉  
者缺之今案蔡氏篇首從序說圈外加案又斷其非命康叔  
之書王啟監註又言武王以先王啟監意告康叔尙似兩岐  
不能確遵朱子定論吳氏澄引吳氏棫之說于篇末曰此篇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庶邦丕享之類與四方民大和會侯甸  
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之意若相終始王啟監以  
後若洛邑初成諸侯畢至之時周公進戒之辭曰中國民亦

謂徙居于洛在畝地之中也其曰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皆爲作洛而言欲其克終也其于篇首則云案召誥言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疑此篇卽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也召誥召公率諸侯陳幣而有進戒之辭蓋所以答此篇之意故此篇列于召誥之前若其命庶殷之書則多士是也列于洛誥之後者蓋周公獻卜之事在命庶殷之先也鄙意吳氏澄依吳氏棫說取康誥錯簡冠此篇首極是但疑此篇卽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未免誤解書字又謂召公率諸侯陳幣進戒所以答此篇之意尤非也蓋周公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作邑之事也召誥達觀于新邑營則作邑旣成而

卜宅定位之事也洛誥之文則又在定宅後詳言周公復命

于東國洛作邑之事也名誥達觀于新邑營則作邑既成而

卜宅定位之事也洛誥之文則又在定宅後詳言周公復命于王迎王往洛王命公留洛之事此篇與名誥洛誥各有次敘吳氏見解極的尙嫌分晰未細惟金氏履祥以爲營洛之書說得極有斟酌其總論云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教伯禽之書孔安國古文作成王誥康叔之書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氏皆疑之吳才老斷自王啟監以下似洛誥文蔡氏斷自今王惟日以下入臣告君之辭今案此書卽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云云乃洪大誥治者卽名誥之敘所謂周公用書命侯甸男邦伯者也本與多士篇同躡于名誥之前又誤亞于康誥酒誥之後故其序誤冠康誥之首而首句又誤衍酒誥

之尾而曰封也且蘇氏旣以康誥之敘爲洛誥之敘而吳氏  
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朱子皆嘗是之則是前儒之意  
皆以此爲營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書則前半  
篇卽周公咸勤之事後半篇卽洪大誥治之文庶邦一節則  
營東都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先後迷民一節乃紕殷遷洛  
密邇王室之地似復古書之舊云金氏此論較吳氏澄尤爲  
明晰吳氏以王曰封至戕敗人宥移入康誥似是而非金氏  
以爲周公營洛道王德意以諭諸侯之書我有師師一段別  
爲傳文非諸解所及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蘇傳大家者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晉魯齊楚之所恃以爲骨幹者無之則無以爲國也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擅威福窮國命則有之矣古者國君馭此爲難孟子所謂不得罪于巨室則國安矣人君多疾于巨室所惡于巨室者惡其危國也周公曰無庸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室何爲乎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上下情通謂之達以爾臣民之心達大家之心以爾賢臣聘于周以達王心而國安矣

蔡傳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

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  
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謹考金氏履祥云首勉邦君  
通上下之情又云案大傳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字今案  
王曰封三字與酒誥互相錯誤當易王若曰冠此篇首說已  
見前金氏謂當有周公曰者仿多方之體王來自奄至于宗  
周周公曰王若曰云云也至愚意竟以王若曰接乃洪大誥  
治下者又卽多士之體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  
曰云云也達大家言民暨臣達王但言臣者呂氏祖謙謂自  
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愚謂此言是

尊卑各有統屬上言兩厥臣亦有分別暨厥臣之臣乃私室

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愚謂此言是  
尊卑各有統屬上言兩厥臣亦有分別暨厥臣之臣乃私室  
之臣故達于大家以厥臣之臣卽大家邦君卽侯甸男邦君  
卿大夫率臣及民以勤王事邦君統之故曰以厥臣達王惟  
邦君也自以厥庶民至戕敗人宥皆周公代王言以敬勞邦  
君及其臣民而肆赦徒役之罪人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  
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究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  
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  
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  
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蘇傳自此以下文多不類古今解者皆隨文附致不厭人情當以意求之乃得蓋當時衛有大家得罪于衛當誅而未決者周公之意以謂新殺武庚管叔刑不可遂故教康叔以和緩治之越及也汝當晏然如平常時及曰此我之官師相師不可去也以至于三卿之正長及其旅士亦皆曰我非危殺人者也君臣皆爲定辟以逸罪人使亡也此大家之長先爲國君之所敬勞今雖有罪未可殺也當徂此敬勞者而已蓋使之去國也然後治其餘黨亦不可盡法也往者流也肆往姦究殺人歷人宥者謂以流宥五刑也歷人者罪人之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貨給者此殺人與歷人皆以流宥之也肆

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傷毀人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疾也



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傷毀人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痕也  
是人因爲君幹事而痕傷人者可以直宥也于是王乃啟監  
厥亂爲民而寬慰之曰無相戕無相虐王又收恤此大家破  
亡之餘而鎮撫之禮敬其鰥寡比次其婦女使共由此道以  
相容也至矣王之仁也邦君御事所當則倣其命令當何所  
用乎亦用此而已亂生于激事不小忍而求速決則釁故橫  
生靡所不至小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至恬安  
是謂引養引恬古我先王未有不順此者監無所用殺也  
蔡傳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  
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

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痍也此章文多未詳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啟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成王合諸侯城成周爲東都諸侯之禮君行師師者一師之長三卿

是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卿之副也古者有大與八作

是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卿之副也古者有大興作則司徒帥徒庶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罔厲殺人不欲以軍法治也姦宄殺人其所連歷之人及爲公家事傷人者皆入于繇隸今旣服此大役皆赦爲良民今案金氏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爲東都者以厥庶民至惟邦君傳文也諸侯之禮至不欲以軍法治云者我有師師至罔厲殺人傳文也姦宄殺人至皆赦爲良民云者姦宄殺人至戕敗人宥傳文也實勝舊說第二云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前是周公成勤後是洪大誥治尙似分晰未細愚謂戕敗人宥以上是周公成勤王啟監以下是洪大誥治汝若恒三字金氏屬于上節

其意以爲首勉邦君通上下之情汝指邦君也越曰我有師師至罔厲殺人乃教邦君喻卿大夫之語亦厥君以下謂勉邦君率先勞來其民鄙意亦是喻卿大夫語不當以敬勞絕句當以肆徂肆往絕句臣民將徂洛其君先于本國敬勞而遣之故曰厥君先敬勞肆徂往至于洛卿大夫又當敬勞一番故曰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罪之至重者萬無宥理其連歷之人入于繇隸而服此大役則可宥也肆亦見厥君事金氏謂見疑作爲非也見厥君事卽見士于周意謂彼亦從其君服勤王事可以贖其罪矣金氏以此句連戕敗人讀蓋依蘇傳說似未的今制毆人折肋眇目罪止杖徒若因公事傷

人罪尤輕經言戕敗人者乃門毆折傷人非因爲君幹事而

蘇傳說似未的今制毆人折肋眇目罪止杖徒若因公事傷人罪尤輕經言戕敗人者乃鬥毆折傷人非因爲君幹事而痕傷人也彼歷人之罪止減罪人一等因其服大役而肆宥則戕敗人者可連類宥之矣此以上周公代王言也王啟監厥亂爲民乃周公述王置監之意以命邦君者林氏之奇謂周官太宰職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然則監者蓋指諸侯而言無胥戕等句述王命諸侯之辭也王氏充耘謂設監以治民使民無得相戕相虐則胥字方說得通愚謂依王氏說並敬寡屬婦俱順而王其效邦君御事以下亦非複詞公復言王所以責效于邦君御事者命之以引養引恬無非爲民而已又言古王立

監皆如此罔有所辟也玩末節當依金氏從監字絕句考吳氏澄云辟偏邪也案大學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正此辟字之義較刑辟意優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蘇傳稽考也敷治也蓄去草棘也陳修修舊也疆畔也畎壟也

蔡傳稽治也敷蓄廣去草棘也畎通水渠也謹考周禮匠人

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今案稽訓治敷訓廣皆蔡傳為優陳

修孔傳訓陳列修治自好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蘇傳塗塗墍墍節之也茨苦蓋也

蘇傳塗墍墜飾之也茨苫蓋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蘇傳梓良材可爲器者丹雘膠漆五采也田既敷菑室既垣  
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所建立除  
治也以言康叔既已立國定位不當復有所斬艾斲削也

蔡傳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  
所已爲也疆畝墍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謹案蘇蔡

二傳皆謂設喻以命康叔非也金氏以爲宅洛之議亦未確  
三惟其亦似推原古王立監之意以責效邦君也惟曰緊頂  
罔攸辟來下文今王惟曰正與此應細繹文勢自古王至此

當爲一節吳氏澄移此三喻于用懌先王受命之下已若茲  
監之上殊少領會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蘇傳夾近也懷遠爲近也

蔡傳先王文王武王也既盡也謹考孔疏夾者是人左右而

夾之故言近也林氏之奇云今王惟曰周公指王而言非成

王之自稱夾訓爲近不若以爲夾輔先王之制分建諸侯春

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

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

政皆其夾輔王室也然苟無以懷之則莫不解體矣今案既

勤之既蔡傳訓爲盡非也王氏天與謂上文三既勤與既勤



勤之既蔡傳訓爲盡非也王氏天與謂上文三既勤與既勤用明德相應說最的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蘇傳享朝享也王謂諸侯爲兄弟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刑也

蔡傳兄弟言友愛也秦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蘇傳后今王也亦用此常道以集天下也

蔡傳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于此謹案蔡氏疑此處簡有脫誤非

也經文明云今王惟曰乃是周公述王之意以告庶邦亦既用明德蔡傳就諸侯說非是蘇傳以后爲今王蔡傳謂後王亦非也愚謂作兄弟方來以上蓋言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懷撫夾輔之諸侯于是庶邦之來享者皆作而起兄弟之國方方而來矣亦既用明德以下是言今王效法先王亦既用此明德于是羣后皆以舊典爲式無不和輯而庶邦大來朝享也周公既作新邑將定爲朝侯朝貢之地故以丕享爲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蘇傳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天付爲言蔡傳越及也謹案蔡氏以此下爲臣下進戒之詞非也自此

至末方是宅洛之議洛邑居天下之中故曰中國此句卽下

蔡傳越及也謹案蔡氏以此下爲臣下進戒之詞非也自此

至末方是宅洛之議洛邑居天下之中故曰中國此句卽下文先王受命意將言王能用德以化庶頑而承基緒故復以此發論吳氏移此句于今王惟曰之上非是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蘇傳民迷失道故先後之

蔡傳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

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謹考吳氏澄云迷民商之頑民也先

謂紂之民後謂紂之遺民復與武庚爲亂者故曰先後迷民

今案和懌王氏樵謂以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之慕于善而

不能已則此二字作用甚大吳氏解先後迷民非舊說可及

用懌先王受命

蘇傳不惟以悅民心亦以悅天命也

蔡傳命天命也用懌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謹案此三句正是周公道王德意以安庶頑之心與上句緊相呼應吳氏移此于庶邦丕享之下非是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蘇傳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奧雅非世俗所能通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爲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罰蓋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愨然皆粲有條理反復丁

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

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于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鑿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旣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荅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寃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銖及蘇逢吉第旦且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于書傳以

救世云

蔡傳已語詞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造有己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于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諺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啟監以下卽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謹考王氏天與云此篇惟曰者三言監者三前後語脉皆相類今案若茲監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應以終啟監之意卽所謂洪大誥治者監

不當訓視惟曰以下乃新邑旣成而誦禱之詞與各誥惟王

不當訓視惟曰以下乃新邑既成而誦禱之詞與名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語意自別蔡傳篇首以書例推之云云多似是而非處此其一也此篇蘇傳始終以爲命康叔之書篇末議論甚好但非正旨蔡傳意存兩岐說亦未純篇末句讀不同文義不類之論尤爲固執已見吳氏澄依吳氏棫說極得朱子遺意然移易經文亦未愜心當理惟金氏履祥以敬勞及宥爲咸勤之事體認精細真能發先儒所未發茲特尋繹前後經文博考諸說以求至是使一篇之中詞意貫澈庶讀者不至迷誤云

名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

蘇傳文王都豐豐在京兆鄠縣東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蘇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則已有都洛之意而周公成王

成之且以殷餘頑民爲憂故營洛而遷焉太史公曰洛邑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

敗幽王周乃東遷洛邑所謂周公葬于畢在郭東南社中明

成王雖營洛而不遷都蓋嘗因巡狩而朝諸侯于洛邑云

篇首蔡傳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母遠天室營周

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



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  
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  
實先經理之洛邑旣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  
告達之于王其書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  
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  
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謹考陳氏大猷  
云成王實都鎬京特以往來朝諸侯祀清廟于洛故鎬京謂  
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  
周道成于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  
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蒞四

海其示天下也公子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蘇傳王自鎬至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部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

蔡傳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謹案營洛宅洛有別周公作新大邑營洛也此時尙未定宅蘇傳謂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較優

未定宅蘇傳謂以營洛之事告文王王廟較優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

蘇傳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蔡傳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  
言召公于豐迤邐而來也肫孟康曰月出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

戌太保乃以庶般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蘇傳庶般凡般民也位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洛汭洛水北

蔡傳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

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用庶般者意是時

般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

位成也謹案周公作大邑于東國洛則城郭已具此言位者

朝市宗廟郊社耳蘇傳較優蔡傳謂庶民已遷于洛非是蘇

傳凡殷民之說是也辨見後文庶殷不作注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蘇傳徧觀所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蘇傳帝及配者各一牛

蔡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謹考孔傳用牲告立郊位于天

以后稷配故二牛王氏充耘云傳云祭天地用二牛非也蓋

社卽祭地安得又合祭天地乎其用二牛者祀天以稷配各

一牛也禮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其証也今案朱子亦有

社卽祭地安得又合祭天地乎其用二牛者祀天以稷配各一牛也禮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其証也今案朱子亦有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之說中庸注郊祭天社祭地王氏說本此宜依蘇傳

越翼曰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蘇傳用太牢也

蔡傳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般侯甸男邦伯

蘇傳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俅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此之謂書

蔡傳書役書也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  
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  
侯也謹考孔傳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  
書命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  
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

蘇傳言殷人悅而聽命也

蔡傳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  
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  
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謹考王氏樵云周召二  
公相繼以終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營祭告命

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

公相繼以終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公也觀營祭告命

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

**謹案**庶殷蔡傳指為頑民並前注云殷民已遷于洛尙似未

的以所役皆殷地之民故曰殷庶亦曰庶殷上文周公用書

命邦伯而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蓋別乎西土之侯甸男邦

伯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

若公

蘇傳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而及公者尊周

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蘇傳庶殷諸侯皆在召公託爲遜辭曰誥告汝御事以下也  
言殷嘗以元子嗣位而帝改其命以授周今王受命雖無疆  
之福亦無疆之憂其可不敬乎

蔡傳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  
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  
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  
之誥并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  
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此下皆告  
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



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

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  
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  
無窮之憂于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  
弗敬也又案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  
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  
保有天命其有要于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  
則天與我一矣尙何疏之有謹案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至  
越自乃御事蔡傳用呂氏說較勝于蘇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等句蔡傳尙欠醒澈孔疏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卽  
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

云云較明快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蘇傳此所謂無疆之憂也殷雖滅其先哲王固在天也其後王後民至于今茲猶服用其福祿其心終不忘報怨以復國也如武庚蓄謀以伺隙者多矣其智藏于中其病則在也夫夫人也猶曰人人也各抱持其婦子以哀痛呼天徂往其逃亡解出其囚執以叛我者蓋有之矣王其可不大畏乎天其哀我民其亦眷命于勉德者王其速敬德定天命也召公之

謂土也庶殷皆在而出此言亦如微子之命有上帝時歆萬

誥王也庶殷皆在而出此言亦如微子之命有上帝時歆萬  
邦作式之語古之人無所忌諱忠厚之至也

蔡傳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  
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  
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携  
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  
哀民而眷命用歸于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  
敬德乎謹考孔傳後王後民謂先哲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  
其命言不忝今案此節蘇傳全謬蔡傳較優但後王後民不  
從孔傳繼世君臣之說而以爲指紂茲服厥命及厥終二字

便無著落林氏之奇云殷家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故曰多先哲王也殷先哲王精神在天而其餘慶有以保  
佑後人使不失其敬以服天命也厥終指紂也商家之祚至  
紂而終也尤較蔡傳爲優

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  
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蘇傳從子與子也堯舜與賢禹與子面嚮也言我觀夏殷之  
世天之廸夏也廸其與子而保安之其廸殷也廸其能用伊  
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夏殷之哲王皆能嚮天之所順以考

其意而後王皆以失道而墜厥命矣今王其無棄老成人

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夏殷之哲王皆能嚮天之所順以考其意而其後王皆以失道而墜厥命矣今王其無棄老成人以考古人之德况能博謀于眾以求天心乎

蔡傳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啟廸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啟廸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稽考矧况也幼冲之主于老成之臣尤易疏遠故名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

也稽古人之德則于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于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之要務故名公首言之謹案從子保格保蘇氏創解甚精蔡傳訓格爲格正夏命則格字宜從革不及蘇傳用君奭篇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爲有據也面稽天若蔡傳較明晰無遺壽者黃氏度有指謂周公之說非是林氏之奇云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餘見文王文王曰老矣熊曰君若使臣捕虎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尙未也蓋非老成之人則不能深謀遠慮以輔成人主之德成王冲子嗣位尤不可以遺壽者稽謀自天林氏謂道之大

原出于天古人之所爲不惟法天而禹湯以敬德之故而天

成王冲子嗣位尤不可以遺壽者稽謀自天林氏謂道之大

原出于天古人之所爲亦惟法天而禹湯以敬德之故而天  
廸從子保格保桀紂以不敬德之故而旣墜厥命其善可法  
其惡可鑑稽古之德者不可不知也稽古人之德固當以禹  
湯之遺範爲吾之楷則然禹湯之所以成其德者亦惟面稽  
天若故治天下必欲無一不合禹湯斯可也然又能無一不  
合于天則其德無以加矣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蘇傳王雖幼周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  
德

蔡傳名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

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誠和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  
休美乎謹案張子曰大君者我父母宗子即元子之說蔡氏  
以為天之元子較優

王不敢後

蘇傳王疾敬德不肯遲也

用顧畏于民

蘇傳暑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

矣

蔡傳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于敬德用顧畏  
于民之暑險可也謹考王氏樵云誠者得民心之和也今休

者眷命用懋乃前人之休爾治化維新導迎和氣斯王今日



于民之暑險可也謹考王氏樵云誠者得民心之和也今休  
者眷命用懋乃前人之休爾治化維新導迎和氣斯王今日  
之休也不敢後所謂疾敬德也民暑者天命之得失恒于斯  
國祚之修短恒于斯知莫險于民則不敢後于敬德以誠其  
民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蘇傳服事也洛邑爲天下中

蔡傳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  
成王始政故名公以自服土中爲言○王氏曰成王欲宅洛  
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  
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

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  
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  
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蘇傳王能訓服殷之御事使比附介副于我周御事矣又當  
節文殷人之善性使日進于善作所者所作政事也既敬其  
事又敬其德則至矣

蔡傳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  
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  
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卽休美矣治人當

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

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卽休美矣治人當

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  
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于善而不  
已矣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  
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  
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謹案王來紹上帝至今休林氏  
之奇以王來句謂當是時成王在洛黃氏度以旦日謂周公  
稱名答召公諸說不一若依蔡傳未嘗說不去似于詞氣未  
免牽強成命謂天之成命始于孔傳畢竟未妥愚細繹經文  
叅考康誥錯簡周公作新邑于東國洛及洛誥朕復子明辟  
之語竊疑王厥有成命者是成王往日之命也王來紹上帝

非成王是時在洛亦非成王未曾至洛成王黜殷命亦必親至殷郊多方篇王來自奄可証矣自服于土中蘇傳訓服爲事蔡傳作服行均費解愚謂卽弼成五服之服名公追敘作邑之由謂昔王來繼天之命自定侯甸男采衛之服于土中且實獻謀曰其作大邑于茲將自是而配天饗神自是而宅中圖治王于是時已有成命謂當于此治民今其休美矣至此方是言洛邑已成王將親政故後文云王乃初服稱周公爲且者君前臣名也王先服殷御事而下正告王爲治之道王氏充耘云民不難化恐有位者抵冒法禁而不忌則無以令小民耳故有位者服則沛然德教洋溢乎四海矣亦豈必

刑驅之亦夾習之于正人中日漸月染久將自化矣然君身

令小民耳故有位者服則沛然德教洋溢乎四海矣亦豈必  
刑驅之亦夾習之于正人中日漸月染久將自化矣然君身  
不正如正人何故王當不怠于敬德而後可王敬作所之解  
蔡傳爲優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蘇傳召公恐成王恃天命以自安故又戒之曰夏殷之所以  
多歷年與其所以不永延者其受天命皆非我所敢知也所  
知者惟不敬德以墜厥命也今王亦監此二國修人事而已

功事也

蔡傳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

**謹考**金氏履祥云我不敢測知其存亡之故惟不敬德所以墜命今王繼二代而受天命當繼其所以有功者不可跡其所以亡也

**今案**嗣若功蔡傳訓嗣其有功者較優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蘇傳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

**謹考**孔傳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

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孔疏若

謹考孔傳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

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孔疏若能爲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今案王乃初服是言王新卽政朱子亦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初生不可不慎其所教蔡氏以此句屬上章而以爲新邑初政非是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蘇傳惟德是用不用刑也

蔡傳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

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  
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謹案初服宅洛是兩事孔傳  
謂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極分明蔡傳卽以宅新邑爲  
初服殊混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彛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蘇傳古今說者皆謂名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  
果敢殄滅殺戮以爲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桀紂猶有  
所不果而名公乃勸王使果于殄戮而無疑嗚呼儒者之叛  
道一至于此哉臯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

憂其不恤不憂其不果也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



憂其不慎不憂其不果也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  
召公方戒王以慎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于殄戮則臯陶  
不當戒舜以寧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就有  
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爲政者  
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爲過也而孔子惡之如此惡其恃殺以  
爲政也今予詳考召公之言本不如說者之意蓋曰王勿以  
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  
我自用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民之有過罪實  
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

此則法用于天下王亦顯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者必亂刑固不可廢也而恃刑者必亡痛召公之意爲俗儒所誣以啟後世之虐政故具論之

蔡傳刑者德之反疾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以有功民猶水也水汎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堅而過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于王之德益以顯矣謹考王氏克耘云其惟者期之辭越王顯傳謂王德顯非也蓋王者德足以蓋天下而天下皆化之所謂黎民於變時雍之

氣象也其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王豈不赫然章

王者德足以蓋天下而天下皆化之所謂黎民於變時雍之

氣象也其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王豈不赫然章

顯矣乎後面王亦顯可証今案其惟王勿二句蘇傳力破舊

說最好民若有功以下蔡傳較優越王顯句須從王氏說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蘇傳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

心為天命也

蔡傳其亦期之辭也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

之實也謹考陳氏櫟云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

軫無疆之恤惟期于兼二代之歷年非有他以也惟欲王以

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彛殄戮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尙德不尙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蘇傳庶殷雖已丕作召公憂其間尙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永天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

此爲勤勞也奉幣贊王祈天永命而已

蔡傳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于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案恭奉幣意卽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謹考杜氏偉云敬德一也自施之政令以整肅天下爲威命自宣之教化以啟迪天下爲明德姚氏舜牧云重看一能字今案讎民蘇傳謂殷之頑民與武

庚叛者蔡傳從之又訓友民爲周之友順民愚竊以爲不然  
頑民者殷之義民也遷洛之誥不曰亂民而曰多士忠厚之  
至焉今日王之讎民民與王爲讎乎王以民爲讎乎讎民而  
加百君子之上毋乃苴履于冠乎考讎之訓爲對爲匹孔傳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  
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  
命明德奉行之措詞未免艱澀而句讀自好立說本順自蘇  
氏以王之讎民作句訓爲殷頑民又以友民爲周民諸儒翕  
然相從莫知其謬惟黃氏度遵用孔傳謂讎匹也民與君匹

百君子衆諸侯與其御事也爲王治民皆王之匹民者也于  
其友愛此民者保受王威命明德勿替引之愚意民與君匹  
解亦未妥孔傳所謂王之匹民百君子者猶言王家親民之  
官也讎與醜酬通陸氏德明云讎字或作酬則是爲與民酬  
酢之百君子是卽親民之意第孔傳及黃氏俱訓越爲于愚  
意當訓作及友民亦不必作友愛民與友順民解考氣類合  
同爲友所謂友民者猶言衆小民云爾召公本以誠于小民  
勗王而爲王分理民者百君子也故欲以親民之百君子及  
衆小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而助王受天永命以顯聞于後  
世奉幣贊王注意尤在王躬曰我非敢勤者謂予非敢勤勞

諸侯特取其禮見之幣以供王助祭王亦自盡其能以祈天  
永命而已此節兩民字緊頂上文以小民受天永命來無分  
乎周殷之民亦無所謂頑民順民也蘇傳讎民之解悖理害  
詞不可以不辨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蘇傳周人謂洛爲成周謂鎬爲宗周此下有脫簡在康誥自  
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稽首之文

篇首蔡傳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  
並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

有○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



有○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併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誥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卽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謹考王氏柏云洛誥恐當作兩節看相洛卜洛營洛遷頑民是一節明禋烝禮周公欲成王治洛復政于王成王止欲歸周命公治洛此是一節如冊周公之首詞反殿

于篇末而冊中之詞反殺襍于前此皆未易就條理也今案此篇詞語破碎龐襍殊難梳理王氏安石謂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釋其可知者說最善強執已見徒滋聚訟蔡傳所分殊未足據卽王氏柏兩節看之說亦未的卽如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蔡傳以爲記周公居洛歲月久近而王氏柏又謂冊周公之首詞若如蔡說記公居洛歲月則當云保文武受民何以云誕保文武受命若以爲冊周公之首詞篇中云作冊逸誥而已未嘗有冊詞安得有首詞愚謂此記周公攝政之年也成王以十三歲卽位周公攝政凡七年作洛旣成返而復命卽往治洛故史臣追敘其攝政之年鄭

重其六詞繫于篇末並非錯殿至篇中脫誤有前人未經指出

作洛既成返而復命卽往治洛故史臣追敘其攝政之年鄭

重其詞繫于篇末並非錯殿至篇中脫誤有前人未經指出  
而可以理會者聊就鄙見附著于居師注後俟高明折衷焉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蘇傳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實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之  
德始明于天下故曰復子明辟曰子者叔父家人之辭  
蔡傳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  
遣使之禮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  
復命于王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  
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  
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

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  
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  
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  
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  
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謹考孔傳成王年二十成  
人故必歸政而退老王氏柏云復辟之事程子以來諸儒只  
以爲未嘗失位安得有復此義誠精矣然成王固未嘗失位  
也蓋成王前此未嘗親政也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  
周公歸政于王正如伊尹復政厥辟之復蘇氏所謂歸政初  
何害義今案王氏柏謂成王未嘗親政引伊尹復政厥辟以

說復字似也但細釋文義蔡傳爲是立政一篇是周公歸政

証復字似也但細繹文義蔡傳爲是立政一篇是周公歸政  
事此但言圖卜而已當時名公先相宅周公繼至達觀于新  
邑營舉行郊社旣命殷庶太保錫幣進戒公卽歸復王命此  
篇承名誥來故以周公拜手稽首直起吳氏澄謂此處無缺  
簡不待補也康誥錯簡二十八字當從吳氏冠梓材篇至蔡  
氏謂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非是辨見佻來以圖及獻卜註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蘇傳基始也周公以營洛爲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有  
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  
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壯麗亦所以示天下不

渝而定民心也周公言我欲歸政久矣王之意若有所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命者我所以少留行保佑之事以卒營洛之功爲復辟之始也

蔡傳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謹考王氏炎云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旣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胡氏士行云洛邑旣成則中天下定四海其始爲民明辟矣今案蔡氏依文講解較優于蘇增保二字尤爲的解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蘇傳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本以處殷餘民懷土重  
遷故以都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

蔡傳乙卯卽名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  
北黎水交流之內也謹考吳氏澄云師衆也言可以居衆也  
地理今釋續文獻通考云衛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爲黎  
水亦曰濬水黎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蘇傳卜必以墨墨食乃兆蓋有龜不兆者

蔡傳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

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

**謹考**林氏之奇云凡卜者先以墨畫龜要拆依此墨然後灼

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謂之食周官卜師曰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灼之明其兆蓋食則吉不食則不吉也**今案**

漢唐以來諸儒皆謂此篇所言我卜卽召公之卜蓋以名誥止載太保卜不載周公卜也但太保之卜乃戊申日而周公自言則乙卯日公若以太保卜爲己卜以戊申日卜爲乙卯日卜母乃矯飾其辭以告王乎愚謂名公但卜宅定位而已周公至洛又必卜基命之休咎名誥所謂達觀于新邑營者

卽是此篇卜河朔黎水卜澗水東瀍水西卜瀍水東之事詳



卽是此篇卜河朔黎水卜澗水東瀍水西卜瀍水東之事詳于此故畧于彼也諸儒又謂周公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卽此卜宅事而愚以作邑定宅分爲二者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何等大役豈能一月遽竣康誥錯簡明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所謂初基者始其事也哉生魄者十六日也名誥三月丙午朏太保戊申至洛是三月五日周公乙卯至洛則十二日丁巳戊午郊社則十四十五日甲子朝用書命庶殷則二十一日月雖同而日則異竊意作邑定宅非一年事未必皆在周公攝位七年之三月也愚非敢妄易先儒之說第以經文紀日班班可考故不敢附會苟同並

附著于此以俟高明論定云

侂來以圖及獻卜

蘇傳侂使也

蔡傳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謹案蔡傳泥于

書序又因侂來二字故以此上經文爲周公授使告卜之辭

林氏之奇論胡舍人謂周公旣得吉卜則自爲使者而來告

于王因得以相與問荅其說非是竊意胡舍人自爲使者之

說固非然果遣使告卜成王何爲拜手稽首極致其尊崇又

加隆禮以求誨言乎周公之言曰予齊百工侂從王于周則

公自洛歸于豐與王問荅可知矣公得吉卜先使人獻卜而

此則面述前事謂基命已定勸王卽辟于成周也

公自洛歸于豐與王問咎可知矣公得吉卜先使人獻卜而  
此則面述前事謂基命已定勸王卽辟于成周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  
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蘇傳周公歸政王未敢當欲與周公共政若二君然故曰作  
周匹休再卜皆吉我二人當共正天下也

蔡傳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  
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  
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于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  
休美而常吉者也貞當也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

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謹考孔  
疏拜手稽首施于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况于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  
其拜手稽首董氏鼎云或曰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  
言今案蔡傳上文爲授使告卜故以此爲王授使者復公之  
辭辨已見上蘇傳以作周匹休爲共政若二君非是訓貞爲  
正從孔傳蔡傳則從馬氏說呂氏祖謙作貞固較穩公不敢  
不敬天之休向來八字連讀愚意公字當頓成王致禮于公  
而自言不敢不敬天休也敬天之休便是許公復政之意作  
周匹休孔傳謂作周以配天之美蔡傳用其意呂氏祖謙謂

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王氏十朋謂詩作豐伊匹與匹休同意二說較優公既定宅以下呂氏祖謙云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公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辭也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蓋甚長也拜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又案孔疏謂王旣言此又拜手稽首于周公求教誨之言則是前之拜手稽首是受其言後之拜手稽首是求其誨說最分明呂氏依之甚是蔡傳謂謝告卜之誨言悞矣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蘇傳稱舉也殷禮盛禮雖不在祀典皆次秩而祭之

蔡傳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

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

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謹考**孔疏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今案**無文孔傳謂不在

禮文者蘇傳不在祀典之說蔡氏從之竊意祀典不載卽爲

淫祀何以咸秩蔡傳又採呂氏說謂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

第恐此三者之祀亦非祀典所不載也姚氏舜牧辨之與鄙

意合其解以爲祀時咸從秩序務致無文之敬云爾

意合其解以爲祀時威從秩序務致無文之敬云爾

予齊百工佯從王子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  
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  
爨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佯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汝永有辭

蘇傳成王欲與周公共政如二君周公不可曰汝用我言足  
矣我整齊百官使從汝于周者將使辦事也今王肇稱盛禮  
祀于新邑且命我日記功臣之尊者使列于祭祀又命曰汝  
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今我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  
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于是周

公乃訓責成王曰孺子其有黨乎自今以往孺子其以黨爲政乎此雖小過如火始作不卽撲滅則其所灼爍者漸不可絕矣自今以往凡處彛常及有所鎮撫之事當如我爲政時惟用周官勿參以私人今在新邑使人有所嚮往皆當卽用舊僚而明作其有功者惇大汝心裕廣汝德勿牽于私昵則大汝永有辭于天下矣

蔡傳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之也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德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于大丞而勛勞之最尊顯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于大烝而勛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王卽命曰祀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旣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不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公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公載而或出于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狗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狗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尙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

燕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  
至于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詞而禁之未然也其順常道及撫  
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叅以私人往新邑  
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  
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謹考王氏安石云記  
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類陳氏櫟云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  
于既往丕視功載者所以勸功臣于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  
之後日也王氏充耘云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蓋紀功  
載籍必昭示于大庭廣衆之間功之高下有無自有定論不

可以私意而爲之輕重增損也凡可以使衆人見者其紀載

載籍必昭示于大庭廣眾之間功之高下有無自有定論不

可以私意而爲之輕重增損也凡可以使衆人見者其紀載必公不然則必不敢以示人矣乃汝其悉自教工非是教以公私乃教其勤于立功耳蓋有功則登于載籍無功不得幸而冒焉則有功者固加勉而無功者必慚憤思奮矣是不教之教也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是不可改舊政惟用在周工往新邑是不改舊臣如此則臣下知上意向無變更各就其職蓋昔者政自公出而今王卽新政周公恐其更張改作驚駭羣情則隳治功而壞風俗故不得以此戒之後面又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可見此意伊尹復政太甲亦有君罔以辨言亂舊政亦此類也

**今案**蘇傳共政如二君之說固不可

用解卽命惟命亦悞丕視功載謂今我大閱視爾功賞載籍云云黃氏度云方復子明辟成王猶未受安得已有功賞載籍置私人于中又周公教成王七年于此卽政而遽以私人亂賞典無乃畔周公爲太早乎駁之甚是悉自教工須從王氏說非教以公私也孺子其朋字句當有訛悞以其朋二字貼王躬說不特蘇傳爲己甚卽蔡傳亦非所安孔傳作禁絕朋黨孔疏謂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戒其自今以往當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說較妥林氏之奇謂漢唐朋黨之禍皆始于細微于其細微而不謹則其末寢淫而不可解漢之朋黨始于甘陵南北二部

而其終也鈞黨之獄興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于牛李對策而其終也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茲非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乎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蔡傳謂勿參以私人蓋蘇氏誤之王氏不改舊政舊臣之說原本傳疏最爲穩當明作有功蘇蔡俱牽連上句皆本孔疏愚謂此八字正教王爲治之要陳氏櫟謂彰明振作以有功績惇厚博大以成寬裕是立精明之治功而存渾厚之治體說最的呂氏祖謙謂漢文近于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于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所可及也王氏樵謂明作惇大二語爲萬古法程少墜一偏未

有無弊者宋仁宗甚似漢文帝養成一代忠厚之風韓范富公當時柄用皆欲有爲而不果神宗有志振起而任王安石行新法宋室自此多事少偏卽爲弊蓋百世可知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蘇傳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而人慢也小人以賄悅人必簡于禮故孔子曰獨飽于少施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

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

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于亡周公之戒至矣哉

蔡傳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于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百辟諸侯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于享者亦識其不誠于享者享不在幣而在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

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差  
爽僭侮隳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于早  
察之于微乎謹考孔疏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者道  
前言已如是矣爲後言發端也朱子曰周公言已矣乎汝成  
王惟冲子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慎厥終也王氏充耘云汝惟  
冲子惟終惟者思惟之惟言汝年甚幼後日方長未可輕有  
所爲當思其終毋使有今罔後也傳云終文武之業者非是  
惟不役志于享是釋上文言儀不及物是不用心于朝享故  
曰不享今案惟終二字王說較優于蔡傳愚意此是周公教  
王至洛朝會諸侯撫綏百姓以終成洛之事似于上下文更

有關會惟不役志于享蔡傳作起下亦不及王氏作釋上文



王至洛朝會諸侯撫綏百姓以終成洛之事似于上下文更

有關會惟不役志于享蔡傳作起下亦不及王氏作釋上文  
林氏之奇亦云其所以儀不足者蓋以諸侯不用志于享上  
故也諸侯既不專心致意于此則凡民化之皆無奉上之心  
天下之事將差錯侮慢不可正也故汝當敬識之又案惟事  
其爽侮固應推開說但蔡傳說至墮王度而為叛亂亦覺太  
甚林氏說得恰好  
乃惟孺子頌朕  
蘇傳徒以高爵厚祿賜我而已  
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彞

蘇傳會不暇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也

蔡傳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  
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謹考孔傳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  
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今案  
蘇傳從頒朕絕句不暇連下讀林氏之奇從之正見不暇處  
但乃惟孺子頒朕畢竟費解孔傳以頒朕不暇四字連讀訓  
爲分取我之不暇孔疏又謂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  
未得施者然故戒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呂  
氏祖謙遂謂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于天下此卽蔡傳  
或曰云云也疏與傳意本不同說文云頒布也陸氏釋文馬  
云猶也孔傳從說文故云分取我之不暇意亦未晰黃氏度

云古頒班通頒賜也班列也書班宗彞字作班則其義亦通  
孟子若是班乎頒朕不暇言成王冲子欲登于我列則有不  
暇成王之學未能至是也若依黃氏說則周公口氣未免太  
驕愚謂馬氏說猶卽頒班通用之意當云孺子當勤于政事  
猶我居攝時不自暇逸而聽我教汝也  
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

蘇傳獲勉也成王曰公其以予億萬年公答以永年之道如  
此則不永也

蔡傳汝于是而不勉焉則民彞混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蘇傳正父諸正國之老如圻父農父宏父之類

蔡傳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

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

命矣謹案正父謂武王始于孔疏周公稱武王為乃正父畢

竟未安况經文明是言正父無不如予教王篤敘之不敢廢

乃命言正父不敢廢命也此是周公教王任用老成即薦賢

自代意蘇傳較優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蘇傳勸王修農事者民有餘裕則不去也我不裕民而彼或

裕之則無遠而逝矣

蔡傳戾至也王往各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

裕之則無遠而逝矣

蔡傳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  
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于洛邑和裕其民則民  
將無遠而至焉謹考陳氏櫟云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味  
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今案茲  
予其明農哉蘇傳不依孔傳非是蔡傳較優無遠用戾蔡傳  
以爲民將無遠而戾亦依傳疏未嘗不妥虞氏德隆言無與  
民隔遠不和而用戾也與上句是一戒一勉尤有意味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

蘇傳和恒常和也

居師

蘇傳定民居也

蔡傳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

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垂也恒者使可久

也居師者宅其眾也謹考孔疏王以周公誨已爲順周公之

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

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朱子曰居師

營洛邑定民居也黃氏度云公稱丕大顯明之德以予小子

揚文武功烈奉答天命和協恒久四方民居于洛師姚氏舜

牧云居師師字是和恒四方之民居此洛師也訓宅其眾則

與四方之民語重複矣案此是成王因公欲退休而留公

牧云居師師字是和恒四方之民居此洛師也訓宅其厥則

與四方之民語重複矣謹案此是成王因公欲退休而留公  
明保欲公舉丕大顯明之德以盡匡輔之能使已奉揚前烈  
而仰答天命以予小子與上公其以予同義和恒四方民居  
師蓋美周公營洛之功而卽有命公治洛之意蔡傳以為使  
其上之不忝于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語意欠醒切故不  
具錄又案自此以下錯亂說脫不一而足陳氏櫟謂此既至  
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公之功德以慰藉之愚  
謂不然明保予冲子正是答公今予其明農之語並非至洛  
舉祀後與公言也王若曰三字便是錯簡孔傳訓若為順亦  
牽強蓋此下非止王面命公之言尚有王倅般錫公秬鬯之

語侂傳王命則當以王若曰系之拜手稽首休享句入于王  
命始順王侂殷三字作史臣所記方明若俱以爲周公敘述  
便贅與複矣周公拜手稽首曰乃對使之詞其文亦有倒亂  
處再三尋繹畧可得其大概竊以爲王與公此時俱在豐邑  
觀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可見王未至洛亦非在鎬也迺將  
其後卽命公後之意公定予往已者王欲俟公至洛治定然  
後自往洛也王曰二字應在明保予冲子之上王曰公予小  
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當在四方其世享之下王歸鎬公  
往洛旣而王又侂殷惟公德至予冲子夙夜毳祀又四方迺  
亂至未克救公功乃侂傳王命寧公以秬鬯之文此段當取

拜手稽首休享句作結周公拜手以下至宏朕恭下應接侂



亂至未克救公功乃倅傳王命寧公以秬鬯之文此段當取  
拜手稽首休享句作結周公拜手以下至宏朕恭下應接倅  
來恣殷至殷乃引考下方接孺子來相宅至乃单文祖德下  
接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蓋公本勸王至洛卽辟而  
王欲歸鎬以治洛命公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卽所謂公  
定也公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是追述王  
命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是告王治洛已定孺子來相宅  
是請王至洛亂爲四方新辟與亂爲四輔語相對觀相宅二  
字則營洛以後王未至洛顯然矣末敘戊辰王在新邑是王  
從公請冬至于洛公前所謂肇稱殷禮祀于新邑者至是方  
舉行焉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當在王在新邑烝之

下漢唐以來總以其文雜亂不可梳理往往強爲疏解如予  
冲子夙夜毖祀旬孔傳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  
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孔疏遂云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  
獻公使與甯喜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試思成王周公何如人而乃與衛獻公甯喜相仿乎愚特因  
倅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蘇氏謂事周公如  
神明故疑夙夜毖祀及救公功爲倅傳王命第未知有合于  
古經否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蘇傳惇宗厚宗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舉大祀也

蔡傳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謹考孔傳厚尊大

蔡傳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謹考孔傳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孔疏待公而行非我能也黃氏度云惇宗稱秩卽伯夷秩宗也周爲宗伯故謂之宗禮今案蘇傳訓惇宗殊誤此與周公教王語相似林氏之奇謂是時政自周公出其所以能營洛以展祭祀之禮者則周公之力故成王歸功于公陳氏櫟則謂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卽答公所謂王肇稱殷禮云云愚謂王若已行何消自述歸功于公亦不及待公而行之說然王與公面爲往復而卽以公之誨言命公亦無此體故愚以爲是王在新邑烝五字下之錯簡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蘇傳迓衡導我于治平

予冲子夙夜毖祀

蘇傳祭則我冲子政則周公

蔡傳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者言公之德其明則光于上下而無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者言公之德其明則光于上下而無所不達其達則施于四方而無所不被蓋德之盛者必其充塞天地徧覆天下而後爲至也旁作穆穆迂衡先儒曰四方旁求爲敬王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如王氏曰穆穆天子之容旁作謂輔成王而作之以成其穆穆之德以迎太平是以于文武之勤教垂之後世者皆率循之而不迷也今案此段文似與上文不接孔疏遂謂更述居攝時事于是乎有祭則寡人之說愚則疑爲倅殷之語成王重公德業故自述其夙夜愍祀之誠而以秬卣休享公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

蘇傳公之功輔我以道者厚矣

蔡傳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啟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謹考朱子曰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今案柴廸朱子作輔導較直捷下罔不若時朱子謂以上所稱亦較常常如是之解爲優

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蘇傳成王許周公復辟之事曰我其退歸宗周而卽辟焉今當命伯禽爲公後

蔡傳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卽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

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洛邑舉祀

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洛邑舉祀  
發政之後卽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  
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  
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  
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  
禽也謹案予小子其退陳氏櫟謂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  
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宗周爲退愚以爲時王寔  
在豐則退字文義尤顯豁命公後不依孔傳立公後之說始  
于史氏朱子取之但此三字是史臣之詞謂之後者非先成  
王也蓋善後之意自此成王歸鎬而周公往洛其文當在四

方其世享之下

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蘇傳方以道濟四方凡宗廟之禮所以鎮撫公之元勳者亦未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

蔡傳宗禮卽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卽下文命寧者也謹案蔡傳訓廸亂爲開治優于蘇傳道濟之解但此句言四方甫得開治則下二句神氣方貫宗功救功蔡傳訓解自好然于上下文不屬故愚以爲是佯殷之語應在予小子夙夜懋祀之下而錯簡于此者



小子夙夜悲記之下而錯簡于此者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蘇傳惟以伯禽為諸侯以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蘇傳保濟文武所受民為周四方之輔也

蔡傳將大也周公居洛啟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

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

于此今案先言啟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公留後于

洛明矣謹案蔡說優于蘇氏成王因新邑甫成命公往籌善

後事宜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

蘇傳公留相我我歸宗周矣

蔡傳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謹案

止洛往宗周亦費解愚謂公教王往新邑王故答之言俟公

治定然後親往新邑也王曰二字應在公明保予冲子之上

公功肅將祗歡

蘇傳祗大也公之功肅將民心大得其歡

公無困哉

蘇傳去我則困我也

蔡傳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

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

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謹案肅將祗歡孔傳訓肅為進訓

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謹案肅將祗歡孔傳訓肅爲進訓  
將爲大訓祗爲敬謂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亦以肅  
將二字屬公功說蔡傳皆就人心言似未穩愜真氏德秀謂  
此蓋卽公身而言謂其功如此而以肅自將以敬自樂非謂  
天下敬樂之也又云肅將者嚴毅之容著于外祗歡者中和  
之意發于中聖德氣象可以想見此說最優公無困哉林氏  
之奇謂留公于洛以鎮撫殷民公當無倦于此也亦好正與  
汝往敬哉相對

我惟無斁其康事

蘇傳不厭康民之事

言傳監格 卷一三 三  
謹案康事蔡傳亦謂安民之事第玩我惟二字語氣似言我  
但能于已治已安之事無所厭斲則所以康之者仍藉公也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蘇傳刑儀刑也

蔡傳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  
也謹考林氏之奇云公之所以儀刑四方者能永之而勿替  
則四方將世世享矣觀畢命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  
虞予一人以寧則世享可見矣黃氏度云公勿替儀刑四方  
世世享其上此廣旁作穆穆迓衡答百辟享意今案世世享  
公之德本于孔傳未合經旨林說自好黃氏以爲答百辟享

意尤的此下有脫誤說已見前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

蘇傳宏大成王之恭德

蔡傳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于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謹案成王命公誕保公只言承保蓋謙詞陸氏鍵謂已不過承王以保之耳朕係周公自稱不指成王責難爲恭是孟子語非經本旨姚氏舜牧云宏朕恭者盡已之恭也盡已之恭以承王命便有啟

王自致其恭意下文云作周恭先二恭字通以敬共其事看  
又案周公拜手稽首是對使之詞蔡傳乃云公許王留則王  
命予來四字便說不去王氏樵有以退爲去以留爲來之說  
甚覺牽強公言予承王命保民不過盡我敬共之事耳而俾  
來乃有秬鬯之錫予實不敢當也下文應接俾來毖殷

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

蘇傳厚施典法于賢人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蘇傳後世言周之恭王者以成王爲先古之言恭者甚盛德  
不敢居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蔡傳典典六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

蔡傳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于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謹案孺子來相宅是周公請王至洛王氏樵謂因其來而不居故止曰相宅似未的大悖典殷獻民是言大厚其典章以施于殷之獻民新邑是殷民所居獻民是殷民之望故云爾蔡傳謂文獻者爲治之要並非經旨其者期之之辭也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是至洛舉祀禮受朝貢治四方而爲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也蘇傳作周恭先解依孔傳陳氏櫟亦從之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蘇傳多子衆賢也後世言周之信臣以周公爲先也

蔡傳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多子者衆卿大夫也

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謹案蔡

傳以惟王有成績句屬上文謂公以治洛之效望王予且以多子至下文乃單文祖德謂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其說似

是而實非也愚謂萬邦咸休以上是言王當至洛圖治惟王



是而實非也愚謂萬邦咸休以上是言王當至洛圖治惟王  
有成績是領起下文謂王有是已成之治績而予且特以多  
子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以作周孚先而已詩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卽此孚字之意王命公曰公勿替刑四方其世  
享故公言作孚爲天下先似不對後世說陳氏櫟謂作周孚  
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是也但云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責  
任之辭尙似未細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蘇傳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德也

蔡傳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

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謹案蔡傳訓考爲成本孔傳而以昭子爲明辟殊無所本當以蘇傳爲優此下接佻來毖殷文義未貫故愚疑是錯簡

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蘇傳秬黑黍也鬯鬱金香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合以鬯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于裸王使人來戒飭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

則其禮如祭也歟

蔡傳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一黍二米和氣所生明  
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周公也謹考孔疏以黑黍爲酒煮  
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酒周禮鬱鬯之  
酒實之于彘此言在鬯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  
鬯一鬯則未祭實于鬯祭時實之于彘陳氏櫟云明禋拜手  
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今拜稽  
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  
証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証也今案孔傳以命寧絕  
句殊費解蘇氏創解甚的命寧予以秬鬯二鬯則豈非救公

功而苾祀之乎追述侂傳王命公以明禋二字括之足矣拜  
手稽首休享句似贅故愚疑為侂殷之語而錯雜于此者

予不敢宿

蘇傳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家

蔡傳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謹案顧命三宿之宿乃進爵也

陳氏師凱謂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亦牽強蘇傳為優

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

考王侂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蘇傳周公以秬鬯二卣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使我國家順厚

以敘身其康強無有遇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

考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考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蔡傳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于文武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承聽受也敘條教次第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侂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于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名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脈相類謹案無有違自疾句有似祝辭蔡傳依蘇說而以惠篤敘至殷乃引考爲祭之祝辭周公爲成王禱也但旣是禱辭則不當以惠篤敘爲順篤敘文武之道蘇傳作使我國家順厚以敘自好厭于乃德馬氏融云厭飫也殷乃引考蔡傳與蘇傳相同但旣爲成王

禱何以說殷人亦永壽考曲禮皇考註成也言德行之成也  
孔傳謂殷乃長成爲周亦似牽強愚謂當是言殷人皆有以  
成其德是治洛已定而請王來相宅王侔殷侔使人也蘇傳  
竟作使字解稍疎蔡傳極力斡旋亦甚費周折愚謂此三字  
亦史臣之辭而錯誤于此者乃承敘萬年應接乃單文祖德  
句言承其敘至于萬年其永有所觀法于孺子而懷其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蘇傳是歲始冬烝于洛

蔡傳此下史臣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  
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

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

祭也謹考孔傳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

陸氏德明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今案孔

傳意周之正月卽夏之仲冬王于戊辰晦至洛正月方烝祭

耳林氏之奇謂使其烝祭果在于歲則但云烝祭歲可矣其

曰戊辰王在新邑似羨文也蘇氏之說林氏亦駁之云但言

烝祭可矣何必言歲哉愚謂蘇傳說亦可從而文法似倒蔡

傳似穩而亦強爲之解孔疏謂鄭元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

牛一者于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窃意

鄭氏說最的當以王在新邑烝絕句前文惇宗將禮三句當

在此五字下祭歲二字另起蓋明年歲首之祭也蓋烝祭不

當專祭文武成王告周公其後故舉行于烝祭之明日又特祭文武也末云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是命公在前而告廟在後

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蘇傳宗廟用太牢此云牛一者告立周公後加之周尚赤故駢牛

**謹案**經言文王武王之廟各用牛一耳蘇傳謂告立周公後

加之蔡傳亦云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于洛故舉盛禮也俱本孔傳特加文武各一牛之說未免穿鑿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蘇傳王賓諸侯殺駢以禋諸侯咸格



蘇傳王賓諸侯殺駢以禋諸侯減格

蔡傳逸史佚也作冊者作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

**謹考**

孔傳王賓異周公殺

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孔疏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旣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陸氏德明云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

**今案**

此六字頗費講解蔡依蘇說似亦可從而字句必須

添設傳疏爲優但格當是感格意與詩神之格思之格同言  
皆用精意感格之故下記灌地求神事若但訓爲感至其廟  
于義尙淺

王入太室禘

蘇傳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禘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求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蘇傳前告神後告伯禽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蔡傳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  
辰爲十二月日也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

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  
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終計其年曰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謹案王命  
周公後與前命公後異前是面命此是冊命前是命公經理  
新邑善後事宜此則命公留守于後在十有二月是記作冊  
逸誥爲十二月之事非是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日至篇末不  
應遽及公薨之年王氏綱振曾辨其誤而說亦支離愚謂此  
蓋史臣于周公往治洛之後總敘從前在朝攝政之年故特  
于篇末繫此十二字並可以考成洛之歲月云○愚初注此  
篇復政厥辟欲依蘇氏從孔傳作歸政解因疑此十二字係

錯簡當在周公拜手稽首曰之上久而自覺其非故復改正

于篇末續此十二字並何以卷末卷之意且云○愚所共

蓋史留于周公拜手稽首曰之餘餘於前亦障翳之乎效

孰讖父公慕下其且人師然會其其貽而簡亦支綱愚謂此

縱詩為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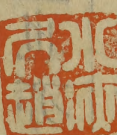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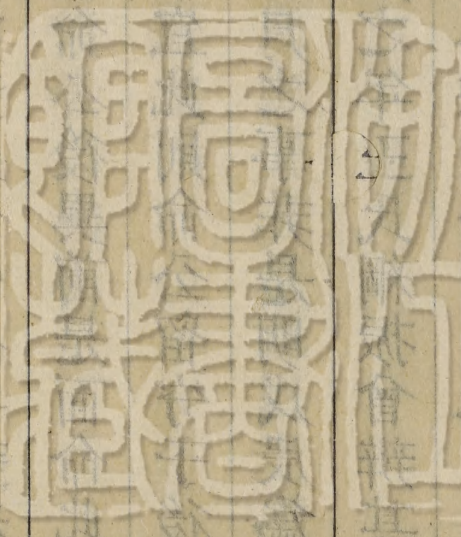
陳昌善對事

周公對與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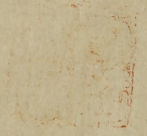
卦周公錯紛文短受命對少平蓋絲故公之續云

或文脈受命且缺改大照崇短王對史留于其絲言其平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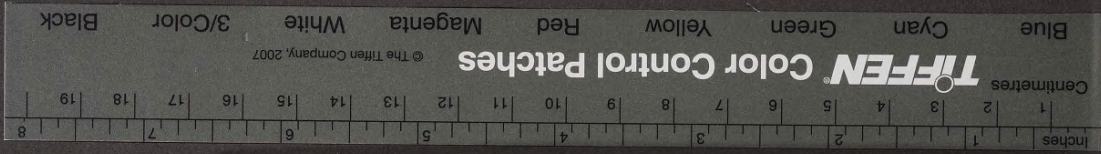
或王之留公也言錯紛文短受且公之對史留于其絲言其平曰



自承糾



浙東圖書館藏書



上海圖書館藏

